

五先堂文市權酤

五先堂文市權酷卷之四

目錄

用知篇

適宜篇

讒蠹篇

辨誣篇

致身篇

更治篇

立論篇

漢法篇

婦道篇

妄談篇

巧諫篇

誤計篇

戒盈篇

進諫篇

重身篇

忠功篇

陳言篇

寬假篇

輕勢篇

善用篇

拘學篇

尸位篇

抗節篇

匪人篇

化愚篇

塞奸篇

和黨篇

共二十七篇

先堂文市推酤卷之四

楚榔後學袁子讓仔肩父著

兄 袁子謙虛受父

弟 袁子訓經翼父全校

男 伯猷

仲璿 全錄

用知篇

天下無不可學之事。惟知不可強。古人之用。有應如鏃矢者。有徹若冰鑑者。有意料在事。形外者。有神識并任意料外者。若堂上之兵。

吳起急宣刑法而貴人始罷中鈞之射鮑叔  
應弦令僵而小白得入刺使之至家人未亡  
先哭而伶俚得免是備急之知也蕭何死而  
曹參治裝帝詔至而張敞知用管仲速取道  
于魯曹彬決使相于太原是自料之智也班  
彪作王命論以決漢興陳搏聞宋祖帝而知  
亂定鄧禹杖策以從春陵百里食牛而擇秦  
繆是知興之知也微子知殷社之將墟伍被  
泣吳宮之將露子胥見姑蘇之麋鹿索靖料  
銅甌之荆榛是知敗之知也光武破竇融之

李絳料魏博之歸。德宗照李正己之獻錢。蔡謨憂褚裒之伐趙。晏敦復禍秦檜之爲相。是知人之知也。秦使目動言肆。而史駢知西師之道。晉使而有武色。而賈弘知假道之謀。穀成行觴若干。而郗成知其有難。荆王許宋救太歡。而臧孫料其不至。呂后哀無戚容。而辟疆測其微。紀昌子哭不神來。而左右知其僞。是知心之知也。魏公子臨博。而知趙王之獵。大子適遇災。而牽武帝之衣。東陽十二。而辨陳留之牘。昭帝十四。而識上宮之詐。和帝

十四。而鋤竇憲之奸。是天授之知也。養弘占  
豕韋而凶。蔡申胤觀福德而昌。慕容夏侯觀  
陰雨知廢立。邵雍聞杜鵑知世亂。此知數之  
知也。孔聖先知焚書之禍。樗里預知夾墓之  
宮。竇儼占奎象于數十年前。郭璞占合王于  
三百年後。此知來之知也。終軍識豹文之魁。  
景純辨廬山之鼠。竇儀辨蜀宮之鏡。胡綜識  
秦朝之如意。此博物之知也。孔子墳羊證季  
氏之誑。巨骨識會稽之遺。商鵠告齊國之災。  
萍實釋楚人之惑。此無不知之知也。雖然。知



固有真傷鑿則破收視返聽則明自生故延  
夫無蹶負夥則蹶聾瞽何罪惟強明而自聰  
詭阜白而誤宮商人則過之也莊子曰達生  
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  
務知之所無柰何此用知之說也。

用知篇尾

適宜篇

規以爲圓。裁局則垂。矩以爲方。制鏡則背。輪以輓地。入水則沉。舟以涉川。登陸必滯。故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塞穴。言殊噐也。騂騶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狐狸。言殊枝也。鷓鴣夜察毫末。晝出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宗彘壘洗。不粥于市。而貴于廟中。深衣逢掖。田夫怪笑。而士服之。言殊用也。露脛千朝。則以爲慢。涉而蹇裳。則不謂不恭。言殊地也。是以有巢構木。燧人鑽火。鯀禹決瀆。豈聖人好獨創。時所

使也。故有構木鑽火于虞夏，則爲繇禹笑矣。有決瀆于殷周，則爲湯武笑矣。夫江河之趨鬼神，不能反時。世之遷聖人，不能拘。如善曲者，按調而移柱。如車穀行千里，而不滯軸。自若也。使必循古絃轍，幾乎覆矣。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俗。霜風悴烈，周棄不莠禾。炎氣赫曦，曹明不制裘。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適閩越。售赤鳥者，不入跣狹。俗不宜也。採芋以寸珠，不若與之杯菽。拯溺以尺璧，不若與之短綆。用不適其便也。明鏡以照形，而盲者以之。

蓋庖玉笄以飾首而禿姬以之桂杙用無當于人也。故聖人立法宜于時宜于地尤宜于人。制度文爲尤相黎橘柚皆可于口而味實相反聖人不能同也。今衣狻狙以周公之服則必齧齧挽裂。盡去而後慊。今時勢之殊狻狙之于周公也。孔子矐亡之拜。假譎以行其正。楚人唾罵以出公子。假怒以行其愛。故魯以重稅廢井田而適得聖人之權。秦以私意分郡縣而適得聖人之通。漢以姑息廢肉刑而適得聖人之仁。何必泥古而盡善乎。百日

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待越人以濟溺。越人雖善游。溺者不濟矣。吾心無權。動稱師古。是梁肉救餓。越人濟溺之說也。

適宜篇尾

讒蠹篇

舜以四方之耳目爲耳目。人謂其有四耳四目。禹以九州之手足爲手足。人謂其有九手九足。何談者相去之遠耶。黃帝四面。非有八目。夔之一足。非有獨脛。周人之璞。實爲腐鼠。楚國之鳳。乃是山鷄。愚公知叟而像頑。獮黃公名姝而干陋貌。堯漿可飲。禹糧可食。此皆傳聞失真者也。故傳丁氏鑿井得人。則外言不可信矣。薄母有蔡媪。則內言不可信矣。曾母聞言而投杼。則耳不可信矣。顏子飯煤而

見責則目亦不可信矣。今之讒人者。洗垢求  
痕。吹毛覓瑕。揮空爲有。點素爲緇。黎丘之鬼  
以似亂真。莊里丈人之子。以名受累。樂羊伐  
中山。而有盈篋之書。龐公使邯鄲。而有市虎  
之料。直不疑無兄。而謂其盜嫂。第五倫三娶  
孤女。而譖其搗婦翁。黥布以賁赫之私怨。而  
誅卻宛。以無極之讒誣。而僂。唐姑果進取少  
主之說。而謝子去。秦昭釐獻弟子之誚。而沈  
尹華疏讒。璽之中人。往往如此。今之涉世者。  
身愧蛾眉。敢云見妬。行乖完璧。而欲免于瑕。

疵也。不亦難乎。故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十夫撓椎。叢輕折軸。衆煦謀山。聚蟲成雷。讒毀之象。一至于此。此昔人所以興讒說于青蠅。而譬利口于刀劍也。墨子素絲之悲。阮籍窮途之哭。良有以哉。雖然。聞謗而怒。讒之囿也。見譽而喜。佞之媒也。人有畏影惡迹而疾走者。舉足愈數。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遲。絕氣而死。而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也。古云。止謗不辨。至言不言。向陽而畏熱。不如夏屋之可爽也。揚湯而止沸。不



如絕薪而止火也。王通謂讒無損于楊素而不辨其譖之有無。直不疑償同舍郎之金而不辨其金之持否。趙鼎鑒張浚之前失而必請便宜。溫嶠懼錢鳳之後讒而醉擊其幘。皆以免禍。處讒者所當法也。

讒蠹篇尾

辨誣篇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  
高于人。衆必非之。夫鏃羽之鳥。病鵠之所窺  
也。折趾之兔。蹇盧之所利也。故文王小心昭  
事。而有崇侯之謗。周公揃爪封櫃。而不免于  
賊臣之口。以韓信之忠。關武涉。絕蒯通。而有  
挈手步庭之誣。以馬援之功。定患難。佐中興。  
而有薏苡之感。以張浚之在川陝。有補天浴  
日之勳。而受朱呂之讒。夏竦放伊霍字。而傾  
石介。公孫敖傳胡人治兵。而族李陵。王欽若。

以孤注而排寇準。胥童以仇怨而害三郤。此豈諸君子有遺行哉。庸蜀之犬吠日。嶺南之犬駭雪。日與雪非異。犬固吠非其有爾。今夫堂開黼幌。碧流光霞。而醉者眸轉。呼爲焰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西施對鏡。鏡從則面長。鏡衡則面廣。非西施而易。所照變也。昔仲尼先飯黍。侍者掩口而笑。子游褻裘。弟觀者揮指而哂。聖賢舉動。非謬也。人心異也。故人主聽言。當明燭之。細察之。毋挾疑竊鈇之心。而聽漏卮無當之說。以中險夫小人之計。則

流水止于甌。史而雨雪消于見。現自古辨讒如漢昭識上官之譖。而詔冠子孟。孝宗聞讒者之短。而益重朱熹。元主辨幹離之誣。而愈任楚材。三君者。皆以聰明之資。塞讒賊之路。可稱不世出之主。其視漢高。聞去魏背楚之事。而幾捨腹心臣。文帝聞使酒難近之言。而召歸股肱郡。不大相逕廷哉。是以袁絲之于絳侯。雖始議其驕。而終明其不反。聲伯之于季孟。雖以僞如之譖。而卒爲寢其事。正恐以妨人主之明也。而况主明易蔽。天道難容。如

楊炎譖殺劉晏而卒以貶死。卻氏害伯宗而  
竟以不免。秦檜誣胡寅等五十三人。獄未成  
而病死。則亦何益之有哉。然此邪之害正。亦  
無足怪。至若歐陽公惡范鎮。而假批詔以行  
譖。張魏公惡李綱。而附汪黃以行傾。何也。

辨誣篇尾

致身篇

人情有輕有重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故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素定也無知之亂徒人費死于門石之紛如死于階孟陽死于沐崔杼之難州綽邴師以從死祝佗父以復命死申蒯以赴義死夫齊襄昏君爾莊公之事淫禍爾而捐生之臣如此比比人心忠義所激不必有君而後有臣也况以賢主用其臣恩義結其舊而士有不奮者乎昔死節之臣庾珉泣懷辛賓抱慙李侍郎

捐軀張叔夜扼吭。季路結纓以就難。龔勝閉口以輕身。謝枋得耻周粟之生。薛方守箕山之節。王蠋不以齊不周而惜絕脰之經。杜厲叔不以主不知而廢從君之義。救陳之役。孔達身爲禍任。而以死安邦。完顏之危。承暉不能行志。而以身報國。李華死平陽之圍。而愧以面目見天子。廷芝焚招降之詔。而敢以斬使抗太后。寧作趙氏鬼。揚邦又義不獨生。滿目皆節義文章。陳文龍剛不折節。意氣若平生。許徽不辱身于沒唱。羞與拜舞者列。吳堅

不共戴于偽張，仍襦前進士。梁震不受碎于  
李昌，尋一片趙地死。汪立信不屈節于似道，  
文山有正氣之歌。李芾感潭民之義，此皆孤  
松秀栢，挺然歲寒。生則浩氣兩間，沒則汗青  
百世。若陳過庭之致身犯難，張巡之哭像全  
城，劉韜之顏色如生，嵇紹之帝衣濺血，江萬  
里之身棲止水，張順之尸漉上流，李筠之一  
死報周陳和尚之三軍感爵，豈不烈烈乎忠  
臣義士哉！蓋其忠義激于中，患難安于外，故  
視生若無用，視死若有歸。視鼎質若可親，視



爵祿若可耻，而捐軀有所不顧耳。

致身篇尾

吏治篇

目識多寡。手知輕重。然人未有以手稱目量。而信之。斗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無我始能得萬物之情也。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混淪于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于三尺之箭。五斛之餅。使吏之爲治。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視時之上下。則民靡然而心服矣。昔西人有五子。朴者農。斂者賈。滕者卜。倭者績。跛者紡。五子皆得食焉。治民者如是。則子視其

民家視其郡邑而竟內又何不安之民乎。是故召信臣杜詩政聲相望而民稱召父杜母。韓荀陳鍾治縣齊名而人稱潁川四長。麥穗兩岐張堪之守漁陽也。無襦五袴。廉范之守蜀郡也。荀淑治朗陵而人稱神君。賈彪禁殺子而人呼賈父。劉平治全椒而民增貲。就賦。臧年從役。龔遂治渤海而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劉寵守會稽民不見吏。而老叟持錢以謝政。韓延壽治潁川閉閣思過而訟者洗心以自悔。劉昆爲江陵而反風滅火。宋均治九

江而化虎渡河孰謂循吏不足以致盛治哉  
故吏而誠循則爲民保障作世鳳鸞不膠漆  
而民聯不繩束而民結是故當年則傾心身  
後則係念如何武爲吏而去後見思馬光祖  
鎮建康而民不能忘是也竟內則悅服竟外  
則子來如劉虞富饒益州而避難者以爲宗  
公孫度威行海內而去零者以爲依是也處  
常則相依變故則泣救如羊祐有德政而襄  
人望碑墮淚趙廣漢爲京兆而百姓守闕代  
死是也吏治至此澗與盛哉。

立論篇

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鍾鼓琴瑟。是故稷下一談，崇朝而服千人；魯連一說，聞者終身杜口。堂上片言，携手見重；黃父九語，身後尤思。言顧不重，與子產修詞，獻捷而鄭伯增榮；國弱子展兩賦詩，而衛獻歸國，棄命廢戒之語，足以退臨境之師；上下不和之言，足以回泥濘之主；墮黨崇仇之論，進而衛侯脫于藩，釁鼓卜吉之談，入而蹶由免于楚。其他以奇中

者。太公俎上之置。激之以若翁之一語。而解  
肖桐叔子之質。告之以猶母之數言。而罷如  
耳。說魏而衛不受兵。蘇代說梁。而犀首張儀  
田文不得相。靳尚以分寵。說鄭袖。故秦女未  
入。而張儀出。朱建以激怒。說閔藉孺。則呂后  
未言。而食其赦。不韋說荦陽。以固權。則昭襄  
未立。而異人入。合而觀之。言者人之所重也。  
顧言之易。所以言者實難。故君子慎之。抱季  
路五慎之戒。佩趙孟九言之箴。禁傷易而傷  
煩。警愆隱而愆躁。有此言之爲。是而彼言之

爲妬者。文伯之哭妾也。審之。有可以全此而不可以全彼者。楚人之矛盾也。審之。今言之。爲是而後見其爲非者。隣人之倩新也。審之。鷄夜而鳴。與旦而不鳴。皆爲鷄之害。鍾扣而無聲。與不扣而有聲。皆爲鍾之妖。言各有當。亦猶是也。雖然。善言固所當急。然褚裒不言。而備四時之氣。王述不舂米價。而王導知其不癡。石奮不言而躬行。顏子約言而悟道。其語嘿之宜。有不在口。吻間者。古曰。得魚忘筌。得兔忘蹄。蓋以不言言者。進于言矣。

立論篇尾



諫法篇

人臣之諫其君可無法乎。夫奏疏之斥不必逆耳。即言辭之合未必舉行。見之于古。若天書之諫。真宗嘉孫奭之忠而不能從。治亂間之對。桓帝加爰延之弼而不能用。楊時省師省財之請。徽宗僅見其首肯。田錫召還之許。宋宗虛約以半年之數者。以爲違則旣從之矣。以爲從而實未嘗行也。吾不知人臣何以爲進諫之道耶。以汲黯之不欺而目之爲戇。以魏徵之忠而恨之欲殺。以李綱爲朝廷之

倚柱而不能行其言以辛次膺爲渡江之直  
臣而不能究其用他尚何言哉顧所不能必  
者聽諫之君而所可自盡者忠諫之心孔子  
曰忠焉能勿誨乎夫忠非諫者之心耶而誨  
非諫者之法耶爲臣子者誠効手足之義披  
肝膈之情考之古昔善規自在是故正心以  
爲感格則張栻之盟心正對程顥之誠意感  
君可法也姚解以爲啟沃則劉敞堯舜授受  
之諷魏徵昭陵獻陵之對可師也道不可賤  
若呂誨之三居諫三被斥柳下之三士師三

見黜可效也。直不可沾。若程頤之戒粗招。田  
錫之焚諫草。可行也。君不可脅。若先軫之唾  
鬻權之兵。可戒也。不然。立志少偽。愛君不真。  
則大廷之對。陽黨王氏。叩墀之諫。私附逢吉。  
白虎殿之策。實託戚黨。上憂勤之纂。反遂生  
驕。子虛之諷。適以啓神仙之想。初獵之賦。竟  
以滋遊樂之心。雖勤諫。安所用之哉。然古有  
不諫而嚴者。昔唐宗欲南幸。而畏徵中止。玄  
宗有過。輒問韓休知否。真宗有所行。輒問王  
旦以爲何如。此所謂誠信素結。不徒費口舌。

者也。

諫法篇尾

婦道篇

今之論婦人者。施芳澤。飾笄鉗。衣阿錫。曳齊  
紈。粉白黛綠。娥媼靡曼。椎齒矮媠。無遺美矣。  
而美不盡于此。古人流芳彤管。助化閨門。爲  
賢母。爲令妻。爲烈女。史不絕書。其美固不在  
脂澤下也。鴛母求不疑。以平反之仁。鄒母勉  
浩。以盡忠之語。王母伏劍。以全子之爲。漢徐  
母自縊。以責子之歸。曹陳母指禍福。以戒嬰  
之王。張母誦父策。以厲浚之死。范滂欲齊名  
李杜。而其母談笑而決。尹焞不爲祿仕。而其

母以善養爲辭。孟杲以玩兵敗而李氏不哭。似道排夢鼎而賈母不食。趙母傷子括之誤國。嚴母哭延年之不終。此非母中之杰與。下此則高行有斷鼻之介。夏女有截耳之貞。共姜賦栢舟之詩。荀采明粉書之志。衛女感阿鴈而爲咏。閨嬰因黃鵠而作歌。千古而下令人擊節。其他論忠義則呂婺紡緼以復其工。李氏不屈以從枋得。趙昴發爲守而雍氏願爲忠婦。陳寅拒敵而杜氏願共王事。皆其烈烈者也。論才知則向母知龍蛇之產。宣仁知

孟氏之福。僖負羈之婦。見重耳而知其滅曹。桓玄之妻。見劉裕龍行虎步。而知其不久。人下。皆其磊磊者也。若不避死。則聶姊出身。以表弟。梁氏桴鼓。以助戰。若不厭貧。則孟光其布衣之隱。冀婦執歸饁之敬。他若敬姜不獲。閭外之闕。殖妻不受畫宮之弔。可謂知禮。越夫人之編蒲。於陵妻之辟纊。可謂能困。烏林谷之却其主。楚季羊之適所負。羅敷之拒所詐。可謂不淫。是數者。雖在裙釵。偉然丈夫也。衰亂之世。刑于不講。女范不修。齊莊以通棠

姜而見弑。子皙子南以爭徐妹而興戈。巫臣  
娶夏姬而敗名。隋文信獨孤而禍子。蓋道不  
行于內。則禍必及其身。是以叔祁通州賓。忌  
懷子而欒氏亡。莊姬通趙嬰。譖原屏而趙氏  
族。內亂之害。一至于此。又况深山大澤。必生  
龍蛇。如子靈之女。非不美也。生狼聲之伯石。  
而羊舌以不臚。有仍之容。非不可鑑也。生豕  
心之伯封。而夔以不祀。女之爲戎。可勝道哉。

婦道篇尾



妄談篇

今之立論者。巧情四出。儉詭百竇。雖能伸說于時。而立論之體已失。是故求其所獲則稱其所惠。鄭人有求印垂父之說。舉其所不願。則脅以甚不願。魏高有假南征定遷都之計。操兩可之說。則爲鄧析贖溺之訓。揜一定之理。則爲公孫龍藏主牙之辨。持兩端之介。則爲綦毋恢逆車之策。循一已之便。則爲費無忌言剪朝吳之利。徒責人而忘已。則秦攻魏以趙援爲非約。而不知趙全魏。則秦攻亦非

約。徒是已而忘人。則中山攻燕。司馬喜是而  
趙攻中山。司馬喜非。見卯求夜。見彈求兔。責  
空言者無其獲。移白于門。徙薪于突。出嘉言  
者非其時。指其所小苦。忘其所大利。則疽者  
彈擗之哭。舍其所卑近。而舉其所不可行。則  
燕人學知之論。聽之甚忠。致之無補。則臣僕  
千歲之祝。嘗之甚甘。用之不利。則市丘烹鷄  
之鼎。洋洋可聽。而實不可行。舉木鄭衛之歌  
也。說有兩利。而勢不可兩全。黃白堅物之劍  
也。避此之害。而得彼之患。避柱觸伐之盲也。

託神農以驚世。假黃帝以名家。則神君震懾之蛇也。自古及今之知言者。能幾人哉。是故賈誼立談。而爲文帝痛哭。說卒不行。京房交淺。而欲去主。所深信。論終見阻。胡寅言高宗不當卽真。而犯其所不欲。道竟不行。皆得所言。而不得所以言也。故嫻于詞令者。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其舉類通。而見義遠。是以用言者聽之。使謀出其不可用。事出其不可同。先王之所舍也。是故先王察人之類。而聽人之言。故執桀跖之轡。而譽桀跖。出申韓之門。

而譽申韓則無聽也。以鄉原而毀伯夷以里婦而毀西施亦無聽也。如是則危言無所售而議論歸于正矣。

妄談篇尾

巧諫篇

自古人臣之進諫。不悻悻以行意。不脊脊以招名。或諭以理。或動以情。或因其事。或寓于物。是故孟子以圉進。公權以筆諫。晏子假踊貴履賤之說。以緩刑。田贊假甲惡于衣之對。以息戰。卜偃神柩聲之兆。以安衆心。田千秋託白頭之幻。以感武帝。管仲難珍異。而封禪止。田叔不就舍。而田獵罷。晉文之疾。筮史罪其滅同姓。而因以復曹。晉侯之病。韓獻崇大業。無後者。而因以存趙。張九成議恢復。而動

以父兄妻子之樂。趙光奇乘問民而對以和  
糴之害。魏襄臨雪行之葬。犀首不能諫而止  
于惠公。爨木之一喻。晉殺羊舌虎。叔向不復  
救而竟復于祁奚。刑賞之一言。優孟搖頭一  
歌而負薪以封。入殿一哭而馬不得葬。優旃  
呼于臨檻而陛楯半更談。及蔭室而漆城服  
奪。罷其所甚愛。則情必阻。陳元妻宰之劫也。  
舉其所必救。則心必動。薛公清廟之說也。晉  
平以鷄殺監襄。竟阻于楊肫之說。此以殺救  
之也。齊景欲不爲禮。竟悔于晏子之驕倨。此

以從違之也。塗偵无灶之夢陳。而衛靈覺國門大鳥之隱進。而楚莊飛飲斗飲石之箴獻。而齊威之醉解。此假物而諫者也。晏子教養馬者之罪。而景公悟。東方朔數殺鹿者之罪。而武帝止。新敬磨數洛陽令縱民稼穡之罪。而莊宗慙。此寓意而諫也。子高登城數語。而段君釋縛吏。郭舍人廷中一咄。而世祖反乳。母里媪束緼乞火。而去肉之家。反其婦。此不諫之諫也。夫諸君子者。不必叩額龍墀。而有諫行言聽之効。不必批鱗逆頷。而得繩愆糾

繆之風不必抉睛剖心而有正君利國之驗  
使人臣進諫而皆若是其造于天下豈淺哉

巧諫篇尾



課計篇

太山之婦人寧死于虎。永州之蔣氏寧死于蛇。爲苛政猛于蛇虎也。夫農家之祝祭迎虎食豕迎猫食鼠去其害也。若吏而貪爲民豕鼠多矣。迎又何物焉。故養民者時耕而耕時收而收。是謂老農。孳之若子。植之若棄。是謂老圃。今之吏鷹擊毛舉責民旦暮。朝樹梧櫟夕尋斧柯。辟之振苗爲害滋甚。民柰之何。不窮且盜哉。故薛瑄謂民命係于長吏宜精賢否之術。章帝知民生寃于守令特慎二千石。

之選郡國多察吏第五倫言當擇寬博以柔  
之文墨吏爲害韋彪言當舉賢孝以循之彼  
一君三臣者豈無威稜武健之士重在民也  
所貴明主甄別以分其類綜核以課其功而  
民言以考其定非上之無定衡而下徇匹夫  
之口也設吏以爲民故觀民正以考吏也昔  
人有言問官府之政于鈴下馬走甲是乙非  
乞無定說至于太山之隈絕澗之曲樵夫農  
子相與畫地而議長吏之能若辨黑白彼豈  
識刺史之旆而望縣令之烏哉蓋愛憎絕于

于耳目之前而是非公于郊野之外也。唐宣宗獵上苑而聞李行之善政于樵夫。獵渭上而徵李君奭之異政于請畱之父老。從民言得吏治。鑑衡有不真者乎。而又糾繩之。有人風勵之。有法。如黃瓊劾奏貪污。而海內翕稱范榜攬轡澄清。而貪冒解綬。則按而察之。在監司也。如郭賀治荊。有惠。漢明賜命服而去。襜帷。朱暉治淮。有聲。漢章因幸。宛而拜僕射。則作而興之。在主上也。循吏迭出。其有以作之矣。噫。楊伯起却金。而自矢爲清白吏。畱正。

治蜀而僅以書簾歸陽城之撫字身家亦所  
不恤倪寬之緩歛殿課亦所不驚此數子者  
不負人君不負所學固其天性然也

課計篇尾

戒盈篇

易曰。狐涉水。濡其尾。言終難持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難竟也。故詩人怨斗。揭之求。而智者戒魯縞之禍。即以李斯小人。尤知物禁太盛矣。昔公儀伯以力聞。棠谿公薦之。周宣而自許曰。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蓋有力不自負。是以力聞也。蝮得蔭而忘其身。螂見得而忘其形。象以牙擒蚌。以珠剖翠。以羽網犀。以角烹麝。以臍獲蠶。以絲煮女。惡蛾眉。士惡多才。由來然矣。况以才成功。而因

以自明哉。古人有言：德厚者無盈色，德薄者無卑辭。如鍾磬然，質愈厚者聲愈和。今人占占自喜，矜燕人遼東之豕，負宋人緡廩之暄，誇齊人菽臬之富，如齊桓色驕于葵丘，而霸業不竟；唐宗志滿于貞觀，而美政不終。寇準矜色澶淵，而不免于孤注之譖；霍光不解政柄，而不免于驂乘之敗；王濬居功而不及相，如是以有王渾之釁；齊罔反正而遂持大柄，如是以有穎顛之師；符堅驟勝而驕，用起燕垂之叛；灌夫貴盛而倨，遂動潁水之謠；李密之

敗在喜。唐公之見構，似道之亡。在作福。萃編之頌。鄧艾以專征一言而起。鍾會之殃。檀道濟以威振一方而致。長城之壞。蓋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時至則反。冬夏是也。物至則危。累碁是也。惟昧守盈之戒。忘知止之箴。則以百發百中之射。而不以善息。將一不中。而前功廢矣。以畫地先成之蛇。而更加之足。得一不成。而後卮奪矣。以市南九轉之丸。而轉而不止。將一落而前聲墮矣。是以解二日之夢。雖出自晏子。而尤請占者之賞。獻河中之地。雖

主自世勳。而必令李密自獻。不貪人功也。禹  
命不可讓。尤讓而受命。王述不讓所堪。尤讓  
所不堪。夫非得良止意哉。今人知止者少。望  
報者多。皆魯人祭一豕。而祝百福也。東人以  
一豚之禳。而望三盈之報也。噫。安得見善射  
之魏舒。目與鍾毓俱。而不露者哉。

成盈篇尾



進諫篇

君子之事君，務攻其所惡，犯其所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樂，求成君也。今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矣。是以古之直臣，還召于切責之日，正色于側足之時。衆人不敢議，而獨爲梁公之亞。舉世不敢言，而獨蜚鳴鳳之聲。嬉安可戒，則栖楚叩王階。而樊噲排禁闥，遠畧可罷，則郭憲拔刀斷鞞。而陸贄上表去兵，封識可阻，則桓譚諫至流血。而馬知節請毋忘危，忠直可閔，則辛慶

忌懇赦朱雲而胡安國力救劉珪。奢漸當杜  
則箕子泣象箸。褚遂良論漆器。而皇甫德參  
議高結。聖躬當保。則袁盎止馳峻阪。郅都諫  
拒田璆。而薛廣德阻濟樓船。罷營可以息民。  
則張玄素舉桀紂。而馬周引隋煬。陸文宣諫  
瓊盈。而范雍止宮葺。引衣可以悟主。則辛毗  
不嫌其抗。而寇準不厭其煩。留正不忌于請  
朝。而陳禾不妨于去蠹。屏邪可以利國。則汪  
觀不避蔡確。而陽城不畏延齡。桀仇不阿元  
振。而十朋不容史浩。秉正可以繼世。則多慙

之主不敢承。而宮中之梨不敢瑞。彥博之賢不敢怒。而夷簡之權不敢避。有不撓之氣。則一官可以罷四相。而一令可以論五侯。兩軸可以辨賢奸。而一詩可以分賢不肖。有必往之勇。則侂冑可論斬。而蔡京可議誅。張禹之頭可請。而李佑之膽可落。有委身之忠。則可沉淵請死。可醒後當戈。可延頸就擊。與干逢爲三。可請劔大呼。從龍比于地。可磨厲舌刃。斬王之淫慝。可折衣就鼎。伸已之一言。凡此者。雖未必其君之皆聽。而懿矩播于古今。雖

未必說之。蓋行而芳名流于竹帛。豈若持祿保位之臣。囁喁以自全者哉。

進諫篇尾

重身篇

身者所爲也。天下者所以爲也。舍所爲。圖所以爲。不知爲者也。斷首以易冕。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今之走利者。何以異此。故子華子不以天下廢兩臂。孟孫陽不以得國斷一節。子墨子不以冠履去手足。惠施子不以愛石擊愛子。魏王爲河內入秦。魏敬謂身重于河內。孟嘗君輕身越國。蘇代謂見笑于土偶人。魯君欲除患。市南以爲道在捐勢。武安忌暴盛。藉福以爲道。在讓相。故人之輕身而重富。

貴者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者也。夫登危者。駭步。入靜者。疑影。勢位之可駭。可疑。豈但危與靜哉。是以知危之君子。爲焦冥之卑棲。不爲御鼠之戾天。爲玄蟬之潔饑。不爲羗蝗之濁飽。是以許由娛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太王不以土地之故。而棄有邠之民。夷齊不受就官之盟。而避首陽之下。魯連身爲布衣。子之爵祿。而輕視不受。莊子釣于濮水。聘以楚使。而持竿不顧。曾子能視千鍾。同蚤蚩少細。瞻子不重魏闕。輕江湖之身。屠羊說居羊

肆而辭三旌。魏子牟。鮑岩穴。而棄萬乘。列子  
貧有饑色。却子陽之粟。顏闔鹿衣飯牛。辭魯  
君之幣。江上之老人。不以子胥之劍。奪已之  
不取。宋之司城。不以野人之玉。易已之不貪。  
故執政之進退。不足以損臧。丈人之釣。令尹  
之得失。不足以動孫叔。敖之色。凡國之存亡。  
不足以喪凡君之存。彼競而求利。蝸角觸蠻  
之爭也。荆山之麝。挾臍而得免。終南之虎。觸  
鹿而隊崖。蝟蝦之蟲。以任重而取仆。入海之  
人。以得珠而見擠。今趨勢之士。皆猶是也。噫

亦惑矣

重身篇尾



居功篇

紉蘭握瑾者，誨妬之良媒也。齟譟鯁論者，騰  
謗之捷駟也。方人擬物者，反刺之銛刃也。要  
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也。是以君子綱盛綵  
而不揚，履危機而知戒。何也？舟不覆于龍門  
而覆于夷，壑車不摧于太原而摧于康衢。人  
不失于立功之時，而失于立功之後。理固然  
也。昔微獻之反國也，境逆者執手，予言道逆  
者車揖之。門逆者頷之，至廷則不讓人矣。人  
情大抵類是，安能履盛滿哉。是故伊尹有寵

利之戒。老子有知足之言。孟之側抽矢而策馬。范文子後入以辭功。二既賢哉。戒盛滿于宦路。劉昆長者歸異政于偶然。文叔不伐昆陽之功。正考父不挾三命之貴。范鎮不居身退之名。富弼不受學士之賞。彼豈無見哉。知功名之難居也。是故子推有霸晉之績。而重耻夫貪天。丙吉有阿保之功。而深藏于不露。彥博立英宗。而力謝不有。余天錫立理宗。而終秘不言。楚昭王之復。申包胥不欲効子韋。而受賞。宋寧宗之立。趙汝愚不肯從侂冑。而

論功。父子封侯。美事也。張安世懼其太盈。而不受。致身相位。大榮也。鄭絳慚其歆後。而不居。馮異當諸將論勳。則屏立大樹之旁。岳飛每破金論賞。則歸功部伍之下。此皆功而不自功者。後世以功相高。竟不能以功相下。是以卻至獻捷。而單襄以爲亂階。公叔戍宣驕。而史奐以爲敗道。叔敖擅貴富。而狐丘指爲三怨。公孫述修邊幅。而馬援目爲井蛙。絳侯驕漢文之目。送而袁盎嗔。張士遜夸皇子之善書。而王旦誚。是故晏車之僕。其妻以自得。

爲羞。楊子之逆旅，其妾以不自賢爲美。江上之狡狙，吳王以持矢驕人爲戒。居功之鄭綏，列子以穿井梓飲爲規。厥有旨哉。

居功篇尾

陳言篇

君之尊猶天也。親猶父也。苟不至不愛其君者。無不欲君之堯舜而責難于君矣。自古愛君之臣。寧爲上殿之虎。毋爲立仗之馬。寧爲骨鯁之魚。毋爲禁聲之鳥。寧爲秋空之鷗。毋爲寒露之蟬。寧爲諤諤之一士。毋爲諾諾之千人。寧牽裾以怒君。毋曲學以阿世。寧折檻以取罪。毋箝口以取容。寧碎牘補奏。以利國家。毋三旨承顏。以咲後世。寧頓血污輪。以回天日。毋雷同響應。以希雨露。是以蕭望正君

不欲外補。汲黯出淮。請居禁闈。田錫出州。尤上封事。史魚陳尸薦賢。張詠遺表除佞。蓋明于不可逃之義也。義之所激。朱雲以一命言事。梅福以一尉上書。田申以賈人有烈風接謙。以俠徒依名節。枚臯以處士論朝政。杜蒯以宰夫與知防。曹輔以小官論大事。新城三老。而能明君臣之義。壺關一容。而能糾父子之愆。况得君行道。愛國家之深。而蒙人主之知者乎。故自古及今。致主之疏。經世之文。未可指數。紀其論列之大。則以垂箴鑑。若孫奭。

之無逸圖。張九齡之金鑑錄。張蘊古之大寶  
箴。范純仁之尚書解。李德裕之丹扆箴。徐樂  
之瓦解說。鄧禹之輿地論。嚴安之安道策。蔡  
襄之察諫疏。胡銓之諫和議。皆鑿鑿今古之  
明鑑也。以陳時政。則崔鷗之三疏。董子之三  
策。仲淹之四論。韓忠彥之四事。司馬光之五  
規。張守之六思。胡寅之七策。朱熹之七條。夷  
簡之八疏。魏徵之十漸。天章閣之十對。了翁  
之二十疏。鄒模之三十字。李綱之三十事。趙  
鼎之四十事。任伯雨之百八疏。真德秀之十

萬言。皆纒纒。當時之急務也。爲人臣者。反覆于名臣之疏。仰承乎大君之恩。能自己乎哉。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是進諫之本也。不可不知也。

諫言篇尾



寬假篇

御臣之道。不可以過弛。亦不可以過苛也。嶧陽孤桐。不能無結。而激哀响。嶰谷修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任輕則稷契不能康理。權薄則伊周不能治平。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勢不便也。離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道不可也。故明王不窮。烏獲以所不能舉。不窮離朱以所不能見。後世之君。欲責一事。則二。三其任。而過苛其責。今有使人牧。而以樵爲賞。則牛羊不必壯也。委一事。則權無寬假。而職

有數易。今有工人操器朝操而夕去。雖是非無所効也。若是則金石之士離心焉。夫虎路龍蟠。鷓鴣號之。以其異心也。牛牧豕眠。烏雀乘之。以其無心也。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嘴。衆鳥不賓。君有奇知。天下不臣。故上之繩下也。大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其究至忠良危死于非罪。姦邪安利于無功。故曰。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蓋人是則其餘皆所當寬也。晉以商人之會禁欒氏。而仕者寒。

心。漢高以雲夢之遊禽韓信。而侯王五告。漢武賢責大臣。而公孫賀不敢拜相。光武御臣嚴急。鄭興有日食之疏。明帝自起撞卽樂。於有未聞之諷。安帝以宦官致災。而讓三公。有仲長統之議。晉不能處桓玄。唐不能全僕固懷恩。是皆任苛刻之過也。故任臣者。有桓公之任管仲。則呼仲父而不亂。有秦穆之用孟明。則使過而有功。昔陽虎逐于魯。疑于齊。而爲趙簡子之忠臣。裴矩在隋。則獻諛。在唐則盡忠。張說在則天。則小人。在開元。則賢相。

趙普之禁劣于相太宗而優于相太祖王安  
石之法不售于仁廟而售于神宗豈非係于  
御哉夫馴鳥者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齊  
人畜狗。桎其後足。然後取鼠。故明王之畜臣  
亦然。世有得馴鳥畜狗之術者。則王莽爲賢  
相。曹操爲能臣矣。

寬假篇尾

輕勢篇

豐狐文豹。據于山林。伏于岩穴。夜行晝居。然不免于網羅。皮爲之災也。勢位者。人之皮也。夫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非赤子之利。而千金之累也。有所重也。賓孟之鷄。寧自斷其尾。毋自召其犧。塗中之龜。寧曳尾而生。毋貴骨而死。牢中之彘。寧食糠于筴。毋加尻于俎。郊祭之牛。寧深山而爲孤犢。毋錦繡而啓鸞刀。馴育之虎。寧長林而食豐草。毋金鑣而蹈湯火。至于物盡然而况于人乎。夫山穴

之隱。而一旦登庸。庸人持祿。心獨喜自負。彼清修者。且指之曰。是未嘗爲牧。而祥生于奧。未嘗爲田。而鶉生于突也。不吉事也。亢倉楚居畏壘之山。而以民之俎豆我爲標的。子綦聞九方歎之相子。而以糗之肉食爲不祥。故曹商百乘之車。誇以爲長。而不知是舐癰潰座之類也。宋人十乘之錫。持以驕人。而不知是沒淵竊珠之類也。殷浩承桓溫之用舍。則喜懼變色。鄧綰得好官于安石。則咲罵由人。何嗜祿一至此。宜其一出而輒僨也。晏子辭

邱歿之賞。而曰辭富。乃不失富。公孫休却魚。而曰不受魚。乃常得魚。是故孫叔敖請以寢丘封。而得長存。陳敬仲請以卿位辭。而得齊國。子產辭邑賞。而得執政。劉肥獻湯沐邑。而得脫長安。則勢位祿厚。豈必皆人之福哉。此孟子說大人。不視其巍巍。謝安當衆人汗流。倒板之時。而從容自若也。王子搜逃丹穴。曰不欲若三世之前。真德秀引去。曰使朝廷知有不屑爲從官之人。皆隱然有輕世之意。至于巢父牧子。惡聞唐堯。東郭梁石。隱而不嫁。

雖未至于道可謂出于世矣。

輕勢篇尾



善用篇

齊魯多賢，群才備矣。而無相位者，無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用人者人之所使也。昔大撓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寶，虞姁作舟，伯益作井，炎翼作臼，奚仲作車，乘雅作駕，寒襄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人皆不知不能。

也。而二十官皆盡其巧。則聖人用之爾。聖人之不能。所以能之也。不知所以知之也。豈必勞形愁弊耳目哉。辟之猶風。蓬蓬然起于北海。入于南海。指能勝之。躋能勝之。然而折大木。蜚大室者。惟風能也。故以衆小不勝。爲大勝也。惟聖人能之。不與群小爭能。而天下皆爲之用。使知者盡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于知。勞者効其材。君因而任職。故君不窮于法。杜黃裳曰。明主有求賢之勞。有用賢之逸。則不窮之說也。不見夫釣者乎。鉛江而

垂釣者之事也。磻溪一竿而繫八伯，桐江一  
絲而繫九鼎。周文漢光，制六合而爲釣。懸九  
重以爲餌，文一引獲尚父，光一引獲嚴陵。而  
國如安瀾，不見之射者乎。一雀適羿，羿必得  
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  
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  
奚。而射無不中，不見之作車者乎。車得輻則  
運而行，帝王之車，堯以十六人爲輻，光武以  
二十八人爲輻。唐太宗以三十六人爲輻，而  
安坐取道，自古及今，未有不用人而治者也。

今海中之魚。有以蝦爲目者。人皆笑之。而不知晝非日之明。則不能視。夜非燭之光。則有所欺。日與燭。人之蝦也。至于明主。明四目以觀天下。則賢人君子爲蝦。可不重歎。

善用篇尾

拘孿篇

夫行之障也。莫障于拘。井蛙不可語于海。拘于虛也。夏蟲不可語于冰。拘于時也。曲士不可語于道。拘于教也。通其迹則爭父之子。不失爲孝。請答之臣。不失爲忠。泥其迹則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相啖之勇。不若無勇。故不龜手之藥。宋人爲泝泝統。吳人得之以封。爲盜之說。國氏用之以富。向氏用之以刑。衛人之數。父傳之子而不知。子述之人而得之。通不通故也。堯舜讓而帝。子噲讓而絕。湯武爭而

王白公爭而滅。商以井田興。秦用之而亡。周以周官治。隋用之而亂。高以五倫教。蘇威用之而叛。彼其所法者迹也。而所以善其法。則豈迹之可泥哉。夫子聞擊磬而知悲。感非木石。應乎心也。申喜聞乞歌而得母。母非所素見。兩精相爲感也。九方歎相馬于牝牡驪黃之外。得其精而忘其粗也。宣王問唐弋。知懼衆。詹何談釣事。知治握。孔子觀承蜩。知勤學。關尹論學射。知爲國。惠文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彼豈拘迹而得之。當有妙

于迹者不然慕美而貌其迹東施之學曠也  
執古而求之今求劍之契丹也舍我而法諸  
人壽陵之學步也循廢法而爲用行千里之  
馭駿骨也甚則如鄭婦之爲袴象故而毀新  
如魯人之侍飲謬求而效唾如鄭人之貿履  
不信足而取度如燕人之觀舟欲歸國而行  
陸可咲哉古曰先王有郢書後世多燕說夫  
賦頌皆潘吾之迹鼎銘皆萃山之博是郢書  
也宋人說紳束之書梁人解彫琢之記是燕  
說也故韓子謂按骨終屬想象徐馮謂知者

不必藏書。輪扁以古人之迹爲徒存之糟魄。師金以先王之行爲已陳之芻狗。非有激于世之泥迹者哉。雖然迹有不可盡廢者。毀大匠之彈。則曲直不理。廢師曠之律。則五音無辨。故齊東之防。晏子不更六尺之下。冠禮之行。孫昌胤不避聞者之駭也。

拘攣篇尾



尸位篇

群臣持祿養交行私道而不效公忠。此謂明劫。粥寵擅權。人主以其國資之。事敗主分其禍。事成臣居其功。此謂事劫。專制刑罰。鞭箠天下。此謂刑劫。三劫備則國無臣。無臣者豈卽中虛而朝臣少哉。廷臣雖滿。無與共事之人。爾故人臣公舉。下不相比。則人主明。朋黨相和。臣下得欲。則人主孤。今人皆知笑土偶人。而不知久臣擅威靈而無裨補。皆衣冠而土偶者也。今人皆知咲杭人之楫。而不知人

臣貌伊呂而心廉來。皆金玉而敗絮者也。晉之世。立談者。以虛無爲辨。而賤名檢。持身者。以放蕩爲通。而挾節信。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咲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惡曠達輩之獵虛名也。故觀阮籍之行。而知禮教之奔弛。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忿。覽傅玄劉毅之言。而知主德之墮。讀錢神之論。而知寵賂之章。國勢如此。豈能久乎。是故敗國之臣。或謂太平無象。或謂我無宦情。或置軍。

國重事于半間。或遺百年神州于丘墟。或付  
密勿大政于三旨。可以從人。則蘇味道。但知  
模稜。楊敞。惟云唯唯。可以逢君。則廷美。不嫌  
其誣。而改周不妨于請。可以獲利。則爲趙普。  
海物之陳。爲王黼。私家之入。可以賣國。則蘇  
薛。挈唐以予梁。王范。棄周以拜宋。若此者。居  
富貴。若巢穴。輕官守。若蓬廬。視君上。若秦越。  
其爲國家害。不淺也。夫元反私平。猶爲篋君。  
羊陸交歡。猶爲緩國。况禍國而行其私乎。王  
猛在秦。而猶不忘晉。祈宰在金。而猶阻征南。

韓企先不庇宋，而猶然見貶。况立朝而不能其官乎？薛奎至死，而猶以慙古愧後爲恨。王旦悔不諫天書，而令以披緇爲歛。張浚耻未成恢復，而命以楫杓爲葬。况身存而可忘其君乎？人臣不欲爲國之匪人，則不可一日不策礪矣。

尸位篇尾

抗節篇

古曰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兇者獠夫之勇也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古今抗節之士矢志不回若晏平仲之軟一矢無易齊太史之書三殺不改蒙鉉翁不署招降之勅高應松不草求封之表叔孫豹不從邾滕之視子家羈不從受社之盟霍子孟之髮盡白于匈奴蘇子卿之鬣忍餐于胡地洪皓不棄宋而臣豫關羽不爲曹而倍劉張敖鬻指而却貫高段秀實奮

芴以擊朱泚。豫讓裂衣以報智伯。高漸離撞  
筑以謝荆軻。張世傑斷元使之舌。君素爲吠  
堯之犬。允此皆英英人表。爲世斗山。其視石  
頭城之節。豈不大徑庭哉。彼儉夫小人。居位  
則設主。遇難則保身。難逃三尺之刑誅。難免  
萬世之筆伐。其以人之國。僥倖者。則安石以  
盧李訾于唐。炯惠卿以嗇夫刺于司馬。其乘  
主之危自取者。則司馬見羞于石勒。子贖取  
薄于楊騷。其臨難而苟免者。則令孤見責于  
張巡。成大不齒于李孝。其市國而外交者。則

宰詒被僂于句踐。杜克反輕于粘噶。賈克見  
嗤于孫皓。其朝議所不容。則變亂舊章。見刺  
于長公之試士。竊國專權。見謫于枋得之發  
策。其清議所不滿。則胡旦爲李昉之訟。而不  
得列儒林。邢恕爲奸臣之魁。而有玷于程子。  
其公議所共憤。則宋綬貶謂之詔。朝論稱快。  
蘇軾譴卿之敕。天下傳誦。允琬誅卓之謀。百  
姓歌舞。此其公評凜凜。何樂而爲此。以誤人  
之國。以敗己之名哉。夫正氣之賦。人人有之。  
而自其如此。望持節諸人。可以愧死入地矣。

抗節篇尾



匪人篇

語曰。轎人馬也。鋤人牛也。舟人魚也。螫于方寸。而以計中人者。所謂人虺也。故國風嘆蒼蔚之朝。楚騷悲菝菹之盈。以小人之禍。如鮑魚在鼻。鷓鴣在耳。鸚魅在目。忍之不堪。報之無從也。在昔扈有失度。驩曉有孤男。苗有成駒。桀有侯哆。紂有崇侯虎。飛廉。費仲。惡來。晉有狐優施。數人者。亡國之臣也。齊之田恒。宋之子罕。魯之意如。晉之僑如。衛之子男。鄭之宰欣。楚之白公。周之單荼。燕之子之。數人者。

專國之臣也。滑伯之于周。王孫甲之于鄭。少師之于隋。種首之于越。宰嚭之于吳。成泄之于晉。豎貂易牙之于齊。孔寧行父之于陳。羊尹申亥之于荆。數人者。邪佞之臣也。自古奸邪。便已忘君。妨賢病國。生不免戮辱。歿不免魏稱。布之中外。垂之史冊。爲三凶。爲四木。爲五鬼。爲六賊。爲卧虎。爲兩墮。爲回天。爲獨坐。爲善神。爲沙門。爲鷹犬。爲浪子。爲九尾狐。爲三大犬。爲跋扈將軍。爲四時仕宦。爲由竇尚書。爲屈膝崇政。可咲哉。是以入主察臣之心。

覈臣之能。辨臣之類。管仲以射鈞爲正。而以相桓爲罪。勃提以斬祛爲正。而以拯難爲罪。究其心也。梁克家不知兵。而優爲才相。徐道覆短于探主。而長于料敵。陳平不善于治家。而善爲王者佐。取其長也。甘陵二部。牛李爭雄。洛蜀分朋。殷王相抗。吳奎親韓琦。而斥安石。向士璧傾于似道。而救于枋得。分其辨也。察其心。則臣不得以僞事。覈其能。則人不得以虛糜。辨其類。則下不得以黨爭。又何至輕任僉壬。重負國家哉。噫。使人臣得若范富同。

心。呂馬交代。鼎浚相繼。則僉壬自消。君與臣  
兩無負矣。

匪人篇尾

化應篇

班輸爲雲梯，萬丈而凌虛。墨子爲木鳶，三日而不集。偃師爲機人，歌合律而舞應節。孔明作沉馬，轉斜谷而運祁山。人巧至此，况造化乎。故曰：化不可以與知，神不可以易測。天地之間，共工斷柱，巨鰲戴山，岱嶠隨潮，歸墟注水，誰知其所以然哉。朝菌不知暝明，螻蚋不知兩暘，冥靈五百年爲春，大椿八千歲爲秋。大鵬遙而斥鷃近，焦僂短而龍伯長。誰知其所以然哉。驪山溫泉，蕭丘寒火，南海浮石，洋

河沈羽。西戎火浣之布。切玉之劍。又誰知其所以然哉。大抵化有所因。理有所祕。螳螂不與蟋蟀齊鳴。締綌不與貂裘同服。其時異也。月圓千樹而同光。風起百岩而同聲。其本一也。鳥鵲濡魚。傳沫細要。聲爲子母。獅類自爲雌雄。白鵝視目而交。龜鱉鳴風而感。蚌待月而生。兔望月而孕。其生異也。飛雉爲蜃。老雀爲蛤。壤虫假翼。川蛙翻飛。荇苓爲蛆。田鼠爲鴛。其化殊也。牛哀成虎。楚姬變龜。枝離出栢。萇弘入碧。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

無情之有情之屬。賢文化爲貞石。山蚓化爲  
百合。自有情之無情之倫。其精變也。夏至而  
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消。騏驎鬪而日食。鯨魚  
死而慧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合絲而商絃  
絕。雕虎嘯而清風起。神龍出而景雲從。鼓哢  
園則花放。鶴呼埵則雨來。陽燧在掌而太陽  
火。方諸運握而少陰水。箕麗于月而疾飄起。  
畢動于天而驟雨散。天將風而鴉聲作。雨將  
至而蟻封移。太白暉芒。鷄必夜鳴。火精光盛。  
馬必晨驚。故網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

星流電激。其氣化自然之應也。是故嘗一臠  
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  
以小見大也。見一落葉。而知歲之將暮。睹瓶  
水一米。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也。用知者  
求故之利。千歲之日。至可致。餘不足言矣。

化應篇尾



塞奸篇

小人害國至難言也。百奸千計，求悅其君，苟可膾口。即首子可烹，苟可投內，則此身可宮。聞破陣之樂，則德彝神武功于文德。見君止之樹，則士及獻譽言于再三。得秦璽，則蔡京議改元。諛主荒，則吉甫請爲樂。便奸險，則楊畏倡紹述。其所行所進，靡匪惑君。而一得其勢，則或以一語而謀廢立，或坐殿上而遂嬰兒。宇文植文而仆武，下邳以恭而易安。高歡爲修而醜閔，禍甚烈也。罪大惡極，公論不載。

則爲術以掩人。是故王欽若。有除逋釋囚之請。下謂倡罷兵撫蠻之議。王莽以謙恭誣世。賈似道以去位要君。史浩以用浚璘恊人心。鄭居中以不受賀飾平日。王韶以忤安石掩進取。秦檜楊二策以聳天下。辭兩國封以鎮人心。曹操下肝鬲之令以愚天下。仍安漢公以欺後世。爲計一何巧哉。故曰。主道在所開。在所塞。塞正者亡。塞奸者王。夫正與邪。若萍之與楹。厲之與施也。柰何昏主皆塞正容。或尊稱爲佳上。或圖象于顯謨。向黜用而

馬朱趙高用而廷鹿馬。二五耦而五難隨。王錯入而西河去。朱异聽而臺城困。虞世基信而彭城憂。間有君臣知斥邪者。則又除呂立呂。去卓得卓。殺朱榮而存朱兆。卒有未寧樓之繫。鋤武氏而在三思。竟有反噬之誅。去奸如此。良可咲哉。嘗辟之。痊疽之痛也。必自見敗形。乃能除之。夫權嬖者。必重人也。必親愛也。親愛是同堅白也。夫忠忤之臣。欲離人主之堅白所愛。猶以解左髀。說右髀。是身必死而說必不行者也。是以明主之道。先主精白。

豫辨忠邪。使人不得不爲已視聽。則不必以詐試奸。而奸遠。使衆人引正以勝小。則口不教百官。而官治。彼其身正足勝邪也。夫宋璟正色。二張虛坐。朱熹按浙。貪冒引去。李膺爲司隸。而常侍不敢出省。桓典爲侍御。而權門避迹。祖逖在則王敦束手。管仲在則三子匹夫。而况于明主在上乎。

塞奸篇尾

邪黨篇

小人朋黨同類。爲崇國家。不可極也。安石引其子雱。秦檜引其子熺。牛仙客以同志用。陳自強以童師用。周師旦以平江之吏用。周筠以韓化之廝用。葉祖洽以附新法用。蔡疑以附蔡京用。是以太祖疑陶邴。高宗降秦垧。高后斥蔡確之辨。遵裕。哲宗斥劉達之請。復蔡京。非懲迎合。援引之弊歟。乃爲之黨者。幸而得倖。奸以扶奸。非請金根車。則納粟金架。非獻山甫莫助圖。則上秦城王氣詩。非舉朝呼

周公則四方稱伊霍。非草詔曰得聖之制。則  
答詔有元聖之褒。高麗之舞。可爲蓮花之譽。  
可獻。固喬可詆。而毋逆梁冀。膝撫可黜。而毋  
忤宦官。君身可指。諸侯夷狄可罪。而毋譏王  
氏。故權臣愈以無忌。國家愈以動搖。正晝攫  
晉代之金。請謁通私門之入。專任則成朱异  
之亂。雷同則成蘭靳之奸。兩奸相扶。則閔孺  
之出。食其思退之翼。右相兩權相擊。則田蚡  
之殺竇嬰。丁謂之給欽若。惠卿之排安石。位  
望太隆。則撫枕一耻。以忍遺息。主上單弱。則

遷都徙策。以威朝廷。使優人象大儒。則國士  
落膽矣。侍醫將究。而李固誅。則大臣重足矣。  
跋扈一言。而帝中餽。則人主禁聲矣。罪逆滔  
天。流毒滿世。卒之害人而自害。殃國而自殃。  
議割地者。邦昌身自爲質。主和議者。王倫見  
戮于金。篡人官者。以貶死。竊大寶者。以鬻分。  
結死者。不得復生。冰山者。不可常倚。屋瓦有  
要斬之禍。李林甫有斬棺之戮。李邦彥有都  
人之殺。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災。三窟徒營。  
難免排嚙之厄。高澄陷父。幽君。而召闡京之

刺無極殺。宛僂奢而召令尹之誅。慶封族。崔  
亂齊。而致朱方之殺。天報此輩。何嘗爽哉。是  
猶諫去劉后。黨者自駭。唱名誣蘇轍。奪居者  
自靳館舍。亦可咲也。故人盜天地生。蝮虹盜  
人生。天類人。將安有人。死蝮虹將安守。所謂  
奸臣盜國。國破則身亡也。

邪黨篇尾



文市權酷叙

學之為味與世味不相入乃入人之  
深而各極其致則不甚相遠故墨吏  
攫人秋毫必析至于耳目肝膽其之  
俱化何也其入之深也夫深于入者  
不窘于出有兩人持籌于此其一珍  
錯滿帑袖手失措其一為漁為獵徒

容展布即令其入而竭澤復出而倒  
囊亦無不可者學之于人何厭不然  
予仲氏仔肩沈酣于學穿鐵繞韋二  
十年所入未易窺測畧稍暇手自編  
摩援古證今事區以類類系以款觀  
者莫不服膺嘆曰是何入之深而出  
之精且要也昔立文莊公為衍義說

者謂是一屋散錢只欠一條索子  
然則散錢與索子皆不可少經生  
拾人餘唾如窶兒枵腹露肘人爭  
笑之即兀兀窮年而臭腐糟粕竟  
歸無用猶世所謂守錢虜耳仲氏  
之書出散錢耶索子耶惟人之自  
取矣仲氏為嘉州七年清風兩袖

于世味淡不相入其于權亦有所  
愛用也夫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中秋  
伯子袁子謙六吉題

文帝權酷後序

予自幼輒好古嘗欲窺人間所未見隨即隨鳴  
年友中至有吟為書墮者業奉之暇嘗語予曰  
古今載籍雜博可約取也凡立言變極風雲根  
切理要若第求多于古人寔于古略心謂何故  
善讀書者以我從人何如用人為我涉獵流覽  
我從人也掇彙取精人為我用也宏博自命而  
弗克化人為我書中蠹爾乃因遊東粵見市權

者益窮然用古之義于是開文市效稅使者權  
取狀且勅不佞執筆研從竊見市之始開也萬  
貨集窮寶昊徇目醉心應搖不暇乃就所繫紫  
者手錄之殫日板力繼以奉所真如黷貨者權  
鹽權鐵以及麩藥酤肆亡遺也事蔓引者撮其  
事辭馴雅者據其辭舉市肆中比稱天地之藏  
入友之巧盡為囊中物矣推貨及酤從博反約  
乃復類分類合比事為辭技至此我用古人乎

古人用我乎琳瑯遂以成帙初以備予兄弟  
一種案垢爾越數年仲登第用所權者為前茅  
主司遂大奇賞既守嘉西人亦益加珍愛遂以  
剗剔從事命曰權酤從其初也夫權之令始于  
漢他貨皆權何重于酤酤之利微酤之用廣權  
而及酤一經具盡故其法也用之市虞盡借用  
之文而虞不盡文市中纍去彙之幾于克棟吾  
濟以一百目漁獵其中如權酤然必按三四闌

石室盡六合內外論辨之吾恐遠撰近且遺萬  
舉一且瀉即以澌石從事能如貞元間百五十  
六萬之數否七行俱下有所不能矣在彼不  
盡却易于盡在此宜盡却又不易盡故曰及其  
至也聖人不知不能吾亦何求哉夫亦就其中  
得所樞軸者權徐之求少于六人毋第求多焉  
斯得之矣今茲編具在其權也效稅使者斷流  
列柵居奇貨也其權及于酤也效稅使若競心



雖較銖兩析秋毫也其始權分而統合也效稅  
使者攘衆有為有兩以符縣官用也嗟！是足  
盡古今之有乎然于宇宙精英簡編關鍵固已  
盡其大矣後世博物君子如田弘正書樓萬卷  
張華三十乘鄴侯棟架三萬可謂書庫然果能  
盡天下奇珍否耶勿論遺于其外就所集中亦  
能如吳編撮要其中否耶昔人有無錢無繩之  
謂仲其免足乎乃中之守嘉也歸來僅圖書數

簾他無長物又何不善植若是噴斯權也用之  
文為好去用之官猶夫市權也是賤丈夫之所  
託而非予清白吏家世也予仲心鄙之者久矣  
萬曆歲在著雍涖灘蹇壯之月不佞弟袁子訓  
敬敦生誌識